



【刊前絮语】

记住乡愁

□徐静

望得见山水，记得住乡愁。

上周六，“大众讲坛”邀请焦波来济讲故乡讲孝文化，本报记者在讲坛间隙采访了焦波，也就有了这期人文周刊的封面文章——《焦波：城市农民的遥远乡愁》。《俺爹俺娘》和《乡村里的中国》已经是焦波身上最显著的两个标签，作为一个城市农民，他一直在亲情和乡情之间寻找渐行渐远的乡愁。

对于城市里长大的我来说，山水只是景色，乡愁太过陌生。所以，编稿同时，找来这部获华表奖、白玉兰奖等20项大奖的纪录片《乡村里的中国》，咂摸咂摸乡愁的味道。这部纪录片以中国传统的四时与节气为线，片中呈现的，有理想，也有勾心斗角；有亲情，也有残酷的失去。在只有167户人家的沂源县峪峪村，60岁的杜深忠是一个文化情怀和精神诉求始终高于土地情结的“边缘人”；少年杜滨才在单亲家庭中长大，当他见到离开自己19年的母亲时，沉默中的抽泣诉说着欲恨又爱的委屈；红脸村干部张自恩则在“开发”乡村、挖掘旅游资源的工作中屡遭尴尬。

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：杜深忠把投射在门框里的阳光当成自己的“宣纸”，用毛笔蘸水在上面写字。作为村里的才子，焦波将他在片中定位为乡村的冷眼旁观者，村里挖走百年大树卖去城里，杜深忠说这是“割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”。《乡村里的中国》所钩沉的，是这些农民潜藏于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背后，努力想跟上城镇化规划的憧憬与惴惴不安。“我觉得亲情和乡情是相连的，乡村就是爹娘的爹娘。”焦波知道，没人能阻止乡村的飞快变化，他希望能用镜头记录这种变化，把曾经的记忆留在影像中。

“乡愁是一种感觉，是童年的一种记忆：家乡的山，家乡的水，家乡的小路。”透过焦波的文字与镜头，我的乡愁也不再陌生：昔日工厂家属院高大的白杨树、红砖平房……童年的记忆一如《乡村里的中国》的色调，温暖而踏实。

本期人文周刊的对话栏目，探讨的话题是“儒学复兴的忧思”。近日，有儒学学者在川大召集会议，联名倡议在中国高校设立“儒学一级学科”，与政治学、社会学等并列，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。近年来，“国学热”、“儒学复兴”已成热门话题，国学院、读经班、文化讲坛、汉服运动等活动风起云涌，给人一种儒风大盛、儒学强势回归的印象。为此，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儒学研究专家颜炳罡和王筠林，对儒学热进行讨论与反思：“人们感受到的‘儒学热’并不是真热，而是有很多虚火，当儒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时，人们已经感受不到儒学温度的时候，儒学才是真热。”“激活儒学的经世功能，使儒学不再成为一种历史遗产，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、可行的思想资源。”在热闹之外，听听专家的冷思考，想必会有更深的感触。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：徐静
美编：罗强
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sina.com



“我觉得亲情和乡情是相连的，乡村就是爹娘的爹娘。”焦波被公众所熟知，第一次是因为摄影展《俺爹俺娘》；第二次是因为纪录片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。在他四十多年的摄影经历中，爹娘和乡村是最重要的主题。亲情和乡情是一脉相承的，焦波曾说，前三十年拍爹娘，后三十年拍乡村。作为一个城市农民，他一直在这两者之中寻找渐行渐远的乡愁。

为父母拍照三十年

焦波今年60岁。42年前，他拿起相机给爹娘拍照的时候，爹娘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。他用了整整30年时间，为爹娘拍了12000多张照片，录了600多个小时的影像。

7月30日上午，在省图举办的“大众论坛”上，焦波又讲起了自己爹娘的故事。去年是父亲的100岁生日，他把给爹娘拍过的片子重新编纂成了一本书，配上了自己的散文。父亲是个老木匠，早年读过私塾，喜欢念诗，大男子主义，说一不二。母亲大字不识一个，缠了小脚却能走得飞快。1.41米、35公斤的她生养了八个子女，其中四个夭折，剩下的四个里，她最疼的是那个脑子不好的傻儿。

焦波在影像中记录了父母琐碎的爱情。父亲锯木头的时候，母亲自然而然帮他扶住，母亲生病的时候，父亲低头亲吻她的额头。当然，他们也会为了几十块钱的随礼钱吵架，互相生闷气，过了没多久又和好如初。

一段一段，焦波一边放着电影，一边细细碎碎说着父母的故事。说到动情处，他哽咽起来。这些片段他反复看过好多年，但依然能够动情。

焦波父母的最后几年，是在快门的声中度过的。“拍照对他们来说，是件幸福的事情。”儿子第一次拿着相机对准他们，他们还不好意思，有些扭捏。到了后来，只要是给他们拍照，他们都很开心。“问他们哪张最好看，爹娘说，都好看。”

焦波是个大孝子，爹娘在时，每个月必须回家一次。“不回去我受不了，母亲也受不了。孩子想回家看父母，会有借口的，再忙也有时间。”那个时候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工作，全国到处飞，但是就在出差途中，有空他就会折返回去，看看老家的爹娘。

挽着裤腿的城市农民

讲座上的焦波穿着休闲随意，戴着常年不换的黑框眼镜。嗓门随父亲，很大，还带着乡音，脾气则随母亲多些，很温和。虽然已经是大城市的人，但在他身上，还能看到一些农民的品质，比如说，实在。

“我依然是个城市农民。”焦波对自己这样定位。在拍摄《乡村里的中国》时，焦波都不需要跟村民磨合。拍第一场戏，村民就跟他说掏心窝的话。因为他就像一个农民，到那里拉着村民的手，跟他们说话，一切都自然。“在我眼中，老大爷就像俺爹，老大妈就像俺娘，太熟悉的感觉。”

焦波离开农村时才十八九岁，先是淄博，又去北京，现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。他所见到的世界已经非常广阔，但从本质上，他依然是从博山小山村的泥地中长起来的农民。

“在北京22年了，情感还没有完全融进去，内心也不想完全融进去。

我不想放弃我身上农民的东西。”年轻的时候，焦波怕被说是农民的儿子，他现在却很骄傲。大家问他是哪里人，他就说我是山东农村的，我爸是农民。

他依然保留着很多农民的习惯。比如说卷裤腿。在村里的时候，干活累了，热了，农民喜欢把裤腿卷起一截，凉快。焦波到现在依然这么做。这些行为被人说不像城里人，但对焦波来说，城里人的身份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更何况，现在的他，待在城市的时间并不多，“一年三百天以上在农村。”他说过，前三十年拍爹娘，后三十年拍乡村。今年，他一直在持续拍摄《乡村里的中国》续集。今年打算出四部，在曹县，在宿迁，在宜宾，在菏泽，他在不同的农村中转来转去。

回不去的“土味”乡村

不过，乡村毕竟早已与他离开时大不相同了。

2002年的时候，焦波在村里干了一件大事，他把全村1000人组织到一个厂里，然后用相机给他们拍了一张全村福。十四年过去了，焦波却发现，想再拍全村福很难很难，“他们很难再聚集起来了。”

在中国乡村的迅猛发展中，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，焦波能感觉到乡情的急速流失。“很可怕”，他不断用这三个字形容这种变化。“可怕的不是乡村面貌的改变，而是乡村道德的流失。”

邻里和睦的氛围越发淡了，同样淡薄的还有乡村里的亲情。“很多年轻人不在家，无暇顾及留守的父母。”经济大潮冲淡了人的亲情，焦波直观感受到了农村越来越严重的道德缺失现象。他亲眼所见，有的家里好几个女儿为赡养一个老人打得不可开交。“从这家撵到那家，从那家撵到这家。”他的一个婶子，曾经一个月只从儿女手中得到十块钱的赡养费。这令焦波感到寒心。

每到一处，焦波仍会继续不断地宣传他赖以成名的《俺爹俺娘》，这种执着被他赋予了新的功能。他要通过这种方式，唤醒乡村社会里承袭自传统的孝亲文化，“把孝文化继续发扬光大，来挽救农村的道德流失。”

焦波的摄影和文字都有浓厚的“土味儿”，但给他的图片和文字打上烙印的乡村却在迅速消失。迅速起步的城镇化，越来越多的农村正按照城市的模样改造。对此，焦波多有不满，在他眼中，门对门户对户的四合院，不仅是建筑物，还代表了一种乡村的生活方式：不像楼房一样封闭隔绝，乡亲们有来有往，关系融洽和谐。

“我们老村子千万不要把之前的老房子都平了，孩子想回去看看都不行。”他有点迫切地呼吁。“我们已经找不回记忆中的乡愁了，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。不是说一味盖楼，把他们撵到楼上去，就叫发展啊。楼房有四合院舒服吗？”

回来种树吧

有评论说，焦波的摄影和文字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民间记录，一种现场表达。“他挽留了那些细微的，被忽略的人和事，让我们回望的目光有了着落。”这位用镜头传递乡间泥土芬芳和乡土情感的摄影家，在壮年时，最向往的也是城市宽阔的水泥大道和无限机遇。2004年，母亲临走的时候，跟焦波说，“回来吧，回来种地吧。”正值壮年的焦波，在外面打拼得正起劲，哪能回去呢。

直到母亲真走了，焦波才日益体会到一种悔恨。“就觉得自己当时太死心，太自私了。换成现在的我，说什么我也得回去。”

2008年，焦波回老家，包了一千亩山地，开始种树：银杏、国槐、枫树、核桃……他选的都是长寿树。“我这辈子得不到它们的好处了，但是我想把绿色留给乡亲。”当然，他也希望这些树能永远陪着黄土之下的父母。

焦波会亲自扛着锄头翻地，离开故土几十年，干农活倒也不觉得生疏，只是体力不如以前了。漫山遍野的树，寄托了焦波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。“乡愁是一种感觉，是童年的一种记忆：家乡的山，家乡的水，家乡的小路，但更多的还是人，爹娘，乡亲。”

有人说，“俺爹俺娘”，温暖妥帖，如一袭老棉袄，温暖我们经久的岁月。这并不是焦波一个人的境况：回忆、童年、思念、老家、乡愁……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里夹杂着越来越多这样的声音表达，即便是完全在城市里长大的新一代，也开始表现出对田园和乡村的向往。

“我觉得亲情和乡情是相连的，乡村就是爹娘的爹娘。”焦波知道，没人能阻止乡村的飞快变化，但是他希望能用相机记录这种变化，把曾经的记忆留在影像中。就像他以前想用相机留住爹娘一样，他也在用影像留住乡村，“不管怎么变，我都能在片子里找到它。”

2012年，焦波回到家乡沂源县中庄镇峪峪村，用373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。这个只有167户，484口人的小山村，至今依旧保持着一种原始的、朴素的、干净的民风民俗，“老百姓的眼睛都是相对干净的。”在《乡村里的中国》里，焦波围绕村主任、老杜和磊磊三个人，为我们勾勒出了乡村的真实图景。片子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，播放量达4500万。

接下来，焦波有个主意，想在老家的村子里搞一场电影节，组织乡村电影的评选。他想选的，都是那些讨论亲情和乡情的电影。在一些村子里，农民憨厚、淳朴、执着、热情、任劳任怨的品德依然留存，他希望未来的农村经济发展再迅速，也不要丢掉这些风俗人情。

“山水依旧，人情依旧。”这是焦波理想中乡村的模样。

爹娘在这头，乡村在那头

焦波：城市农民的遥远乡愁

□本报记者 魏新丽